

青红

陈海聪

乏训练,加之接连几次军事机密被泄露,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围剿下,农军连连失利,队伍溃散,许多农军战士被捕遇难,甚至被割下人头示众,卢家老宅也被付之一炬,悲观情绪不断蔓延……

但不管形势怎样险恶,陈凤生等人并没有被吓倒,反而更加坚定了外出寻找红军的信念!坚定了与敌人周旋到底的决心!

二

暮春五月,草木葳蕤、雀鸟啾啾,猴头杜鹃开满山坡。

当年,孔子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海拔1502米的箬寮岬,是松阳的第一高峰,也是安岱后村民心中的“泰山”。

小时候,父亲常常带我爬山,临行前总免不了再三叮嘱,要紧跟他的步伐,否则会迷路;要敢于登顶,那儿能看到县城的景色。对此,我是不屑一顾的,直到有游客的孩子在山林走失,附近村民敲坏无数只不锈钢脸盆、搜寻数日才平安找回时,我终于后怕。但对于父亲所说的,登上箬寮岬能够看见县城,我仍是不信,只因几次登顶,即使使劲睁大双眼,云山深处还是山。我时常想,或许,父亲只是为了鼓励我向上;或许,箬寮就是父亲心中的制高点。

安岱后,也是一个制高点。处于松阳、遂昌、龙泉三县的交接处,山外还是山,岭上还有岭,进可攻、退可守,是敌军鞭长莫及之难点,也是可以屯兵作战的好地方。1935年5月,挺进师来到松阳境内,陈凤生等人兴奋不已,全然不顾被通缉抓捕、坐牢杀头的危险,亲迎红军至安岱后。

红军进驻时,和百姓一样,穿着褴褛,只是面露倦色,部分伤员或互相搀扶,或担架抬之,夜宿村口的善继桥上,半分不扰民。严明的军纪,加之“二陈一声”的积极动员,全力拥护,主动加入红军,挺进师也第一时间发布《告青帮兄弟书》,一时间,青帮会众纷纷加入红军队伍和游击队,“青红一句话,永世不分家”的口号响彻山谷……

三

至今,安岱后陈氏宗祠的墙壁上,还留存着“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”“拥护苏维埃政府”的红军标语。这座建于清光绪末年的宗祠,是当地村民们集会、议事、祭祀的重要场所。在这里,传承着仁义礼智信、温良恭俭让的礼序家规;在这里,供奉着祖先牌位,供奉着天地人的大道理;在这里,血脉绵延,生生不息。

当年,中共浙西南特委、浙西南军分区、中共安岱后乡总支、安岱后乡苏维埃政府就设于此,“八一”誓师大会也在这里召开。

在这个会上,还宣布成立了农协、妇女会、儿童团、农民武装游击队以及苏维埃政府、分田

王村口

傅菲

的雨水,浩浩汤汤,一路向西北,再向东南,流入衢江,汇于钱塘江,注入东海。先民坐上竹筏或木排,带着茶叶、香菇、木耳、棕皮等山货,顺江而下,换回海盐、布匹、陶瓷。在巷子里,我看到青石的门框上,都悬有“xx门第”的匾额。顺江而下的先民,见过书声琅琅的书院、繁忙的酒肆、斜窗的花楼、雕花门楼的钱庄、温软款款的绍兴戏,他们把这些带了回来。他们在乌溪江两岸,建码头,修戏台,兴书院,开客棧,筑天后宫,于是有了村镇。王村口成了乌溪江流域的旅人安歇地。货物在这里集散。王村口成了闽北与浙西南人员南来北往的古道驿站。明崇祯年间(1628—1644年),曾立防御厅于王村口,清代亦设驻防署。山区村镇进入了朝廷的视野。

峡谷纵深百公里,江水也延伸百公里。山脊线有多长,江水便流多长。仙霞岭山脉是武夷山脉北部余脉,横贯闽北浙西南,毗连赣东交界的铜鼓山脉。武夷山脉是南方大地盘卧的苍龙,仙霞岭山脉是苍龙腾起时露出一片龙爪。墨绿色的龙爪,深深嵌入浙西北大地。海啸喷出海浪一样的山体,并不落下,而是板结。延绵有致却相互交错的山梁被乌溪江绑在一起。

每一条河流,都有自己的重要的纪年史。1935年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。该年1月27日,闽浙(皖)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者,红十军团领导人方志敏,在怀玉山被叛徒出卖,不幸被俘入狱。方志敏坚贞不屈,在狱中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,对信仰至死不渝。8月6日,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,时年36岁。

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、政治部主任刘英在皖南突围中浴血奋战,带领部队,进入闽北,进行游击战,再进入闽江流域进一步扩大革命活动。于民国24年(1935),粟裕于7月抵达王村口,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,出任师长,刘英出任政委,并建立王村口苏维埃政府。挺进师在浙西南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,队伍由创建初期不足500人,经过三年的发展,建制逾1000人,开辟了浙西南根据地,为解放浙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挺进师师部驻扎王村口桥西村中段街道程宅。程宅坐西北朝东南,建于民国初年,五开间两厢式三层楼房,砖筑门墙,正屋三层,边厢二层,设四开花格门,三楼外设木楼梯。程宅隐于街道西侧,底层外通乌溪江,可乘船走水路。

作为革命旧址的程宅,保存完好。在林立的

委员会等机构和组织。“共产党和红军是为劳苦大众翻身闹革命的,要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……”隔着时空,粟裕、刘英在台上振臂高呼的情景依旧历历。在挺进师的正确领导下,以安岱后为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,建军、建党、建立地方武装,发展党员500余名,成立区、乡苏维埃政府8个,村级政权54个,分田委员会81个。仅仅只有83户300余人的安岱后村,参加红军的就有38人,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的有200多人。

旌旗摇曳,鼓角相闻。短短数月间,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、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全面展开,红军以安岱后为中心四面出击,占领了浙西南城镇50多座,缴获枪支200余支,革命闹红了浙江的半壁河山。

然而,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,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与恐慌,就近调集数10倍的主力部队,疯狂进剿安岱后、王村口、住溪等地。他们放话,“玉岩区就是沦陷区,逢山则烧,逢人则杀,宁错杀一百,不准逃亡一个!”

敌人甚至扬言,要踏平安岱后,形势异常严峻……

四

当时,挺进师不过千余人,为掩护主力撤退,陈凤生、陈丹山、卢子敬等人在弹尽粮绝后仍配合红军进行顽强抵抗,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。

陈凤生的妻子玉兰,蕙质兰心,始终支持丈夫革命。他们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却感情笃定,是爱人、亲人,也是战友。凤生牺牲后,她至死未曾改嫁,在艰难困苦中,独自抚养几个子女成长,两个年幼的儿子,因为失去了父亲的庇护,先后夭折。每念及此,村里人总是泪目……

“一人做事一人当,我为民族解放,穷人翻身,死而无憾,陈凤生在此!”已经突围的陈凤生,为了不连累父老乡亲,主动现身,受尽磨难。

为了从他身上获取有用信息,敌人软硬兼施,甚至将几寸长的铁钉,一根一根地钉入他的手指,又用竹钉将他的身体钉在墙上,鲜血染红了墙壁,流成了河,却始终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一个字。他牺牲时,才34岁。

同月,他的亲密战友陈丹山因人告密被捕,被枪杀在松阳县西屏镇草场坪荒郊;卢子敬为掩护战友转移被捕,被枪杀于玉岩村油车桥头稻田之中。这一次,被抓走的革命志士还有二十多人,他们被反绑双手串连着押往龙泉,松阳县城迫害残杀。安岱后全村被捕的人数更是达到100多人,占参加革命者的63%,还有陈宗儒、陈德义、陈德文等一批优秀儿女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……

站在故乡的土地上,先烈们曾经浴血奋战的村落,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些山水草木、民居庙宇,那些完好保存的革命遗址,却依旧不染纤尘,仿佛凝固在时间的维度里,默默彰显出那一抹最鲜亮的红色气质,让我久久凝望。

楼房中,程宅显得格外幽静。高高的风火墙,和高高的瓦檐,使得老宅很是醒目。在访问中得知,老宅的后人程企博老人一直居守于此。他的父亲在当年,领着革命同志勘察地形,并让出自家宅院,供师部机关办公使用。粟裕和刘英等领导人,在此办公住宿。宅院建于动荡时代,暗设多道机关,每扇门后有通道,通道后设暗房,外可攻,守可退。这是一栋颇具南方雕刻艺术的老宅,檐柱楼沿木栏杆窗上都有精美的镂空雕。程企博老人以编织棕具为生,满头花白。

王村口有挺进师的战场遗址(白鹤尖),挺进师师部机关驻地旧址(程宅),挺进师八一誓师大会旧址(天后宫),王村口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和粟裕演说会场旧址(宏济桥),挺进师政委会会议和王村口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(蔡相庙)。作为一个村镇,有如此庞大的革命建筑群,并不多见。在参观时,伫立革命旧址前,我不免唏嘘感慨万分,生出万分的敬仰。在黑暗的年代,革命者面临饥饿、刑具和死亡的威胁,丝毫没有动摇内心的信仰。

从村东出来,过宏济桥,转入一条极富文创特色的小街。小街呈镰刀状的弧形,铺了薄青砖步道。沿街的房屋挂着红灯笼和平安结。灯笼有电脑刻字:酒。白底黑字。飘展的旌旗插在门框。旌旗也有电脑刻字“xx黑茶”或“xx佳酿”。或许是正午,街上并无其他游人。摆在街边的小花钵,载了各种小植物,有的开花(如映山红),有的抽叶发芽(如蕙兰),有的依然焦枯(如美人蕉)。我进了一家书店,卖蓑衣、斗笠、草鞋、竹篮盒、竹水筒、竹果盒、牛口罩。店无人看守。我唤了两声:“老板,老板。”隔壁房子里出来了个穿布鞋的男人,戴着深度近视眼镜,脸有熏红,手上拿着酒杯,说:“有标价,不还价”。这些器物无实际使用价值,只是对乡的一种缅怀。我看了看草鞋,可能是潮气过甚,少部分草鞋已经发霉,长了花花点点的小霉斑。

小街转上来,便是公路。集镇上的公路,也是街。街上开了林林总总的店铺,卖鱼的,卖羊肉串的,卖电器的,卖花苗的,卖散装中药的,卖豆类制品的,卖瓷砖的。小餐馆里,几桌客人正在吃饭,烧菜的妇人翻炒着铁锅,菜在锅里,抛上去,落下来。落下来的时候,铁锅发出“噼噼噼噼”的热油声。

离王村口不远的下游小村,路边停了二十多辆小车,在农家乐吃特色菜。河面宽阔。村头的江滩有零星的油菜花,金黄金黄。大多数的田畴爬满了鹅肠草。

三月映山红

江雪银

三月的春风拂绿了牛栏村的小山冈,映山红吐了半树的花苞,含露欲放。

昨天出村去了趟城里的铁叔带回消息说,北边的日本鬼子往南来了,镇里城墙上架了十二尊大炮,两三百米的黑铁家伙,炮口塞得下两个人头,入城的东门有十多个兵挂了村长枪走来走去,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受盘查,城里街上的行人也少了,家家户户都掩实了门窗。“昨天城里还抓了个伪军呢!进城的时候给抓着的,我去得迟了没看到,听茶楼的人说的。”铁叔悻悻地在村头叨叨。

火红的映山红从山腰向山脚铺来,一副誓与满山鲜绿争个高低的样子。

三月就要过去了,战火真的从北方燃到了南边,省会的炮声已经打响了,镇里挤满了来避难的达官显贵,难民们四散到山沟野谷里。连牛栏村也开始惴惴不安起来。

“村头来了辆军车!”小村庄炸开了锅,女人们匆匆从四面的田畔跑回来,拽走在河滩上玩玩的小孩,慌慌张张地躲回家里,压紧了门窗,透着窗纸格子的缝隙忧心忡忡地打量着村口的动静。村里的男人扛了锄头抄了家伙等在村口大道上。

绿色的军车沾满了尘土,一颠一颠地从满是泥泞的路上勉强强地开进村来。

车停了。

“车上有没有日本鬼子?”男人们攥紧了手里的家伙什。车门开了,一个穿长衫的白发老头抱个小孩来。这小女孩可真标致,穿了件小洋裙,活像年画上的娃娃。男人们女人们都松了口气,脸上微微有了些笑意。

老村长拄着拐拐杖从家里颤颤巍巍地跑来,“啊,老李管家!这是怎了的?老爷可还好?少爷呢?”老村长认出了白发老头。

老头叹了口气,摇了摇头:“老爷身子骨倒还硬朗,可这少爷哪,唉,要背枪杆子参军了!加了共产党,还非要把家里头的财粮都给拿去当军费啊!也不知老爷怎想的,竟也同意了,除了个空宅子,田地商铺都给变卖了银子给了少爷,家里人作也都一块去当兵,就连我这把老骨头啊也要去听听炮声喽!”

老村长回过头来看看身边围了一圈的年轻后生,朗声说道:“参军好哇,老爷少爷那些大道理俺说不来也听不懂,但咱明白,共产党打土匪,打军阀,打鬼子,加入他们一块打鬼子总是好汉子该干的事儿!村里头的,有谁想打鬼子的,进城去吧,去找少爷!”

李管家紧紧攥住老村长的手:“我替少爷谢谢您了!少爷只留了这个丫头片子在家,这是他的独苗,老爷心疼娃娃听炮火见枪子儿,想来想去,寻思着您早年头在家里当过佃户,又是个可靠的,便想把丫头放您这照顾几个年头,战火过了,再来牵回去,您看……”李管家边说边把丫头从背后牵出来,小姑娘眼睛水汪汪的,有点儿怯生,躲在老头背后俏生生地探出半个扎了羊角辫的小脑袋来。

老村长摸了摸丫头的头:“行,自然行。这丫头长得真讨喜,这眼睛,多像她爹小时候那机灵劲儿,当年我还在老爷家做工的时候,少爷可不就是这年纪么,一晃啊又是几十年过去了,我带大了少爷,一把老骨头的时候还能再带带他的丫头,也是我老汉的福气,就是可怜丫头受苦喽,小山村没啥好吃穿。”

李管家红了眼眶:“谢谢您谢谢您,这丫头还蛮乖的,不计较啥吃穿,老爷啊就是望着她平安些,旁的都不是大事,炮弹满天飞的年头,谁就不念着个家国平安……”

半村的男人随了老李去了城里,丫头留在了村老家。

山上的映山红败了又开,春去秋来一晃就是六年。

丫头的个儿窜高了,眉眼也渐渐长开了。刚来的时候,丫头还常缠着老村长问爹爹去哪儿了爷爷去哪儿了,老村长笑着摸着小丫头的头哄她明年就能回城里见爹爹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丫头看着牛栏村的叔叔伯伯们三三两成群地去了城里,三年两载不见,穿着军服,肩膀上标着红星章,捧着同去的人的骨灰和徽章回来安葬。村里的男人越来越少,地里的活都是阿姨、婶婶干,可谁都没有怨言,咬牙挑起养家的重担。

村后的烈士冢从山脚层层叠叠地垒向半山腰。就连邻家十五岁的小哥哥也背上枪杆去了县城。

昨天,报信的来了村里,慌慌张张地直奔村长的小泥屋里来,阿婶诧异地问了他两眼,拉着丫头去了后屋打豆棒子。

报信的人走了。老村长叹了口气,摇着头走向了后院。院后是全村人的祖先祠。

“一定又是没人了。”丫头心想,“每次有人死了,村长爷爷就会这样叹气摇头,这回又是谁家的叔叔呢?可别是铁叔啊……”

第二年,日本鬼子被赶出了浙西南,村里的叔叔们陆续地回来了。

山上的映山红也比往年开得热烈,遍野的红色燃向四面的山。

丫头闹着想回家了。老村长被缠得没办法,掉了眼泪:“丫头哇,你爹他……他去年走了,城里的老宅也炸得自个儿零八落,你爷爷叫人带遗话来说……说他和你爹没给你留啥,就是想你们平平安安地长大,能见着个新中国……邻省的炮火可还没有停哪,县里的红军也没撤走,这战啊也不知道啥时候会不会又打起来,你可别乱跑……”

这一年的映山红漫山染得殷红。

丫头出村了,也穿了件军装。衣服是爹的,老村长交给丫头时,眼里泪水打着转儿,摸了一遍又一遍,“这是你爹唯一的遗物,托他战友带给你……”衣服不新了,被爹的战友叔叔洗得白净,手肘那块打了三四层补丁,密密匝匝的针脚像极了娘的手艺,带着一股淡淡的硝烟味,让她想起爹和娘牺牲的那片山头的战场。军装在丫头瘦弱弱的身上显得空荡,被山里的风一吹,衣角便微微地翻起来。

老村长和阿婶在村口相携着看着丫头走进朝阳里。那还未升起太阳那样的红,在云堆背后微微跃动着,映出模糊的光影。成练成匹的朝霞在天边翻腾着,旭日像一颗金黄的蛋黄从云海里跳了出来,霎时间,万道金光初绽,丫头背上的枪熠熠地闪着光。

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开得那样热烈,如同烈士殷红的热血,燃遍浙西南的每一个山头,每一寸土地,燃向全国各地。

“让‘浙西南革命精神’永放时代光芒”征文